



诗人农场

田里,水稻苗子是长起来了,但稀稀拉拉的。延辉仍然很开心。天天坐在田坎上拉二胡、弹吉他。对着水稻拉《二泉映月》。这曲子有点忧伤,拉了几次就换别的调了。稻子也不爱忧伤的曲儿,就换了些快乐悠扬的,比如《良宵》《江南春色》。弹吉他,都是即兴弹唱。吉他最适合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他把水稻也当作女儿了,让她接受音乐熏陶。任何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需要音乐。土地长出来的东西值得珍爱。听了他的音乐,稻子们也会快活地生长。他还在稻田里搭个棚子睡在里面,和稻苗们共呼吸,去欣赏它们,为它们写诗。

秧子、杂草长起来了,有些还盖过了稻子,他也想把它们拔掉,但成本高,几百亩稻田需要多少人拔啊。他突发奇想,养些鸭子来捉虫子、除草。购回干把只鸭苗,请一个五保户来养。先是把鸭子往田里赶,鸭子怎么都不愿下田,后来到了田里了,又不愿上田坎了。稻子没长出来时,它们就在田里捉虫子,吃草。稻子长出了就吃稻子,整天待在稻田里,怎么撵也不撵回,唤它们上坎,都躲躲藏藏,倒成了一支坏事的杂牌军。五保户没管好它们,都成野鸭子了。

这些田,村里人曾经都种水稻,后来青年人外出打工,缺少劳力,有的改种苞谷、黄豆,有的种油菜,五花八门,也没什么产值。有的抛荒了。田里长了草,都图简单,用草甘膦一喷,草便枯黄一片。买来的化肥,朝天一撒完事儿,勤快的人还把化肥掩掩遮遮,有的还懒得掩,白花花的。延辉很愤怒!

延辉开始种水稻时,还用些菜饼做肥料,后来菜饼也不用了。农民用的除草剂和农药,更是从来不用,延辉种水稻有底线。其实真的不需要农药,不施肥的水稻,叶子老辣,虫子不吃,啃不动,有些农户上过化肥的,绿油油的,倒是逗虫子吃,虫子吃得欢快,好像叶子上粘有蜂蜜一样。

这样种田能收获什么呢?每亩一季收四五百斤谷子不错了,有一年种得晚,阳光少,雨水多,每亩收不到一百斤谷子。从农户手里流转的几百亩水田,加上村里的荒地,种的田不少,收获的大米却少。

老婆看了看田地,长吁短叹,种出这种水稻丢人现眼啊。成熟的季节,稻穗都不低头。只耕耘不收获,种田有什么意义?常和延辉吵架。也有人嘲讽延辉是个“哲家伙”,对着稻子拉二胡、弹吉他,神经病!

老婆逼延辉去向朝辉学习。朝辉是弟弟。朝辉在浙江、福建、广东打过工,二十多年一直在外面闯荡,回到村里后,朝辉也在几十个农户手里流转了几百亩水田,每亩流转费几百元,每期签流转合同五年,全种水稻。需要帮工时就把这些户主们请来,每日付给他们工钱。朝辉也是不打农药的,用太阳能杀虫灯,肥料也只用牛粪。朝辉在福建一个鞋厂打工时,曾当了一个小头头,带了六十多个人到厂里做事,有的赚了钱在县城买了房,买了生意门路,也有回村把老屋掀了,重新再盖亮堂洋气的房子。朝辉回村办了公司,也有几个陆续回来,把自己的水田参与朝辉合股,又在朝辉的公司打工,得到的收益不比在外地干活差。

起初,朝辉养牛,养了上百条。每天需要几吨草喂牛,还要处理大量牛粪,便想到种水稻,种水稻可以卖米,还可以留下草料,牛吃草的问题解决了,牛吃了草,几天可拉下好几吨牛粪,牛粪又成种稻的肥料,用之不竭,这样像推磨转圈儿一样,走循环农业的路子。朝辉把农户成片成块的田流转过来,让买回的旋耕机、收割机能够施展开来,派上用场。

朝辉种的水稻,我去看过。秋季的一天,太阳照在身上还是火辣辣的,朝辉的层层稻田里一片金黄,它也成了耀眼的风景。我和几个画家都陶醉在其中。画家眼里只有色彩和美,我的眼里还有朝辉的喜悦。朝辉对画家说,把稻田画成丰收景象!我看见太阳要翻山了,错落的层层梯田,一边阴过去了,一边仍被太阳照耀,闪着金光。

延辉流转的田零零散散,很多都是农户在外打工抛荒的田,有的说,只要你种,不要租金。但是种了几年后,有些户不愿租给延辉了,这样种田与抛荒没什么区别,毁坏了田的光整,田不像田。以前的田多么好啊,田里、畦上不巴一根草,亮亮骚骚的。现在满地已是齐腰深的草了。马根草长得最疯狂,站在远处看,还以为是一层一层翻滚的稻浪呢,这是乡亲们最痛恨的草,面对这些草,延辉也从来不打除草剂,如果乡亲们硬要他打打草,只好离开这些土地了,他是这样想的。蛇在草里游走,蜜蜂在草里搭窝,延辉请农户帮忙耕田,被蜜蜂蜇了几个大包,再不来管。

稻子成熟时,村支书陪一位农业项目的领导,去看延辉种的水稻,在远处瞭望了一番,黑着脸,只说了一句话:荒草蔓延的,把田糟乱了。决定把几十万元的农业项目全给朝辉了,原本有一部分是给延辉的。

天黑了,我去延辉家喝茶,想和他聊聊天。走进他建的农场大楼,门前挂着一个牌子:诗人农场。我很诧异,难道延辉是个诗人?写诗吗?和延辉一接触,一交谈,觉得他这个人相当简单,因为他只有真诚。

从诗歌聊起吧。我说:“你喜欢哪几个诗人?”“屈原,陶渊明,杜甫。国外的也有一些。”

“写诗吗?”我问。延辉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本子,我仔细翻了一遍,全是他写的,有旧体诗,有新诗,都是近几年回村后写的。我不在乎土地能给我多少收获,因为土地自有她的安排,最不能忘恩的不是种田人,而是种子、蜜蜂、腐烂的青草,读懂大地如此之难,那里有我们的祖先和自己的前身。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土地的一页,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轮回。以前在北京打工时写过几本,全丢掉了。给村里老婆写的信都是诗歌。

“写的诗没拿出来发表吗?”“都是生活的记录,田园的感受,并没想着拿出来发表,没有目的,为心灵和性情而写吧。”

惭愧,我写一首诗,就是为了发表,还在手机朋友圈里推送,炫耀一番,请别人转发,生怕全世界的人不知道,还计较稿费。我是为什么而写呢?他桌子上放着《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几本书,我也读过。

我和延辉又聊到他的农业种植模式。

“我耕耘种植是自然农法,符合大地自身的生态循环。我种的水稻都是老种子,‘五星丝瓜’‘象牙牙’,自己啃不动,不去市场上买,种稻不杀生,不除草,可以增加动物和生物的多样性,这些东西越多,越能平衡生态,不用动物粪肥,也少用油菜饼,更不用化肥。”

“这是休耕!”

“休耕符合土地伦理,土地也是生命,人类和土地是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土地不能再受到农药和化肥的侵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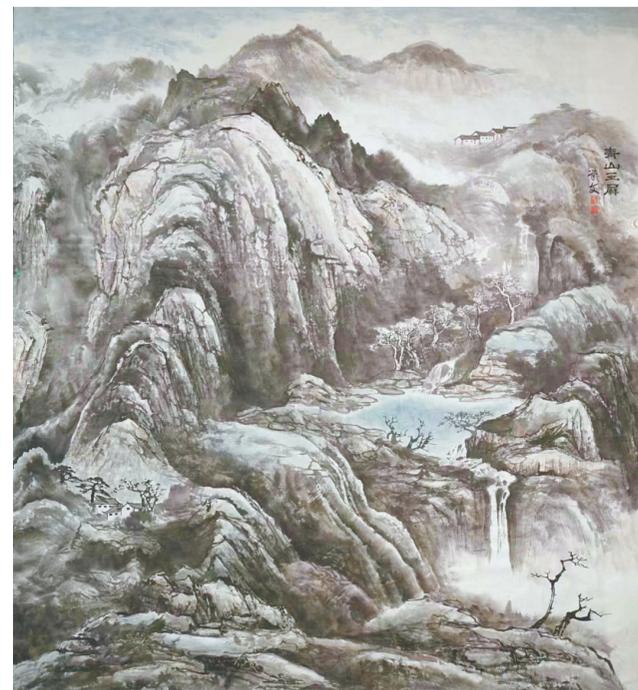
这引起我的共鸣。一次我从低山的柑橘林里走,看见林间的草被草甘膦喷扫以后,灰黄斑剥,像一个癌症病人的面容,心里不爽,都在图省事,一喷了之,这些农药何年何月才能分解呢?最终被害的都是我们自己。延辉在村里多次呼吁,不要使用农药,但响应者寥寥,村支书听了他的唠叨也只打了几个哈哈。没办法只好自己践行,延辉把农户的田流转过来,是在做无声的抗议。

我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几张收割稻谷的图片儿,场面冷清,并不是丰收的景象,他却却是快乐的,还写了几句诗:

稻子丰收了; 稗子丰收了; 虫子丰收了; 草丰收了; 我把秋天的丰收全收割了。

延辉把稻谷打成稻米,做成精美包装,销往北京,销往大城市,白米每斤30元。紫米和糯米每斤都38元。他还将糯米和紫米古法酿酒,销路格外好,价格也了不得,还可能涨价点。

真有意思,兄弟俩种各有招数和思路,各擅胜场。朝辉走现代循环农业的路子,稻田一片丰收景象。延辉的眼光不在当下,他是用自己的思想在浇灌土地。



青山玉屏(中国画) 杨学文 作

开春

李隽

土地醒了

土地睁开眼 乡村的明亮多情 蕴含着霞光和花朵

土地看到我 我也刚刚醒来 打着呵欠

我只睡了一晚 土地睡了一个冬 足够了 该起床迎接犁耙的来访

燕子

从天空中飘过来一朵云 燕子误以为是一匹白布 挥动剪刀 剪裁一件春天的衣裳

木犁看到燕子 以为燕子是木犁 在耕耘蓝天

燕子看到木犁 以为木犁是燕子 水田是蓝天 木犁在水田里飞舞

其实,木犁也是一把剪刀 在水田这一块白布上 剪裁出朵朵浪花

播种

手一扬 谷芽飞向秧田的上空 谷芽的白 融进阳光的红 秧田的上空变幻一道彩虹

这一道彩虹 随着谷芽的重量 落入秧田 那一层精耕细作后的软泥

白白嫩嫩的美人 裸身躺下去 真舒服,很快就入睡了 做着绿色的梦

布谷鸟

姐夫播撒谷芽时 把一些谷芽播到了 布谷鸟的嘴里

布谷鸟不比麻雀 麻雀贪吃 布谷鸟把嘴里的谷芽 重新吐出来 化作布谷、布谷的歌声

朱湘山的文心雅趣

昌初

朱湘山先前就出过一部散文集《沧海归来》,去年竟一并推出《微烛》《苍烟》两部散文集。三部散文集,收录作品百余篇,字数近百万。朱湘山写散文的时间不长,却能取得如此不错的成绩,难能可贵。

朱湘山的散文,大都为游记。这些游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地(湖北、河南)重游和现居地(海南)记游的文字,一类涉及历史文化名城重地。这两类游记都写得不错,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后一类的作品艺术性更强,更出彩,更耐读,也更值得咂摸品尝。

朱湘山的后一类游记,或许是受到余秋雨大散文的感染,其体量虽然不及余秋雨的游记,但是篇幅也不小,其体式也兼有抒情散文、山水游记和学术论文的特性,情感丰沛,诗意盎然,只不过学术性远不像余秋雨的游记那么突出。

读朱湘山的这类游记,我印象很深的有两点。一点是他的文人趣味。朱湘山打小就喜爱文学,少年时期读过的文学作品至今记忆犹新,许多他欣赏的作家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和隽语妙句,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朱湘山学中文出身,大学毕业后在钟祥军工厂所属中学从事语文教学数年。后来转行从政,从政的时间长,潜存的文人雅趣却并未被琐屑的政事消磨掉,一旦卸任赋闲,文心复燃,操笔记游,文人趣味不经意间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试看他的这类游记,时时挂在他心头的,岂不正是他所钟爱的冯沅君、老舍、梁实秋、闻一多那样的文人及其诗文。《多少烟雨旧居中》记青岛的名人旧居,倾情着墨最多的是那些文人文事,哪怕在晚清叱咤风云、威震政坛的康有为,也只是的一笔带过。多年前我曾去德州开会,转道青岛,专门去看康有为旧居。想象进入垂暮之年的康有为居豪宅、享清福(世俗)却为“五四”新潮所弃淹塞不遂而生的落寞悲凉心境,不禁感慨系之。康有为在青岛海边一块石碑上留下的虎啸风生的四个大字——“不寒不暑”,在我看来,既是对青岛绝妙的褒奖,也是对自己遭到时代的冷落无奈的自况。朱湘山属心的当然不会是康有为,他更倾心于他的老乡冯沅君。陆侃如、冯沅君的旧居,在青岛诸多的中外名人旧居中算不上最显眼,但他情有独钟,把最多的文字交付给了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攀冯陆侃如、冯沅君旧居的地形地貌,依据冯沅君在她的作品中描写的情景展开他特有的联想……

微凉的风候忽而起,如丝的雨夜从茫茫的空中落下,昏黄的路灯下面,雨点是那样小,雨帘是那样密,给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和小鱼山的夜色披上薄如蝉翼的轻纱。

陆侃如先生撑开一把油纸伞,挽着冯沅君的胳膊从远处雨中走来,那雨若即若离地追随随着他们,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路灯把影子拉得修长。他们走进这院子,相对而坐,感受咖啡诱人的香气,他们谈人生,谈历史,谈文学,“就在这样的夜里:月瘦如眉,星光历乱,一切喧嚣的声音,都被摒在别个世界了。就在这样的夜里:我们相携携着,一会伫立在社稷坛的西侧,一会散步在小河边的老柏树下,踏碎了柏子,惊醒了宿鸟,听得河水冰裂裂的声音。”(冯沅君《隔绝》)

戴望舒的名诗《雨巷》缥缈的意境与冯沅君的小说《隔绝》梦幻的两人世界,竟然被朱湘山奇妙地嫁接到了一起。不难理解,作者执念纯真的爱情,移情于冯沅君,自然会无视染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色彩的《隔绝》“无处话凄凉”的悲情主旨。“固然我们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绝了。”这是冯沅君代作品的女主角舞华说出来的话。这个“形式”,在“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中,当指束缚觉醒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礼教的

千古大变局 三昧文史思

何大猷

余生何幸,能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庆幸欣欣之时,常冥思苦想,是何变局?为何百年未有?正苦于识见浅薄,思而不得,有司请知名学者来宣讲,正是此专题。他引用权威,条分缕析,不容置疑。他讲了半天,我却听得云遮雾罩,疑窦丛生。总觉得多是强设概念,任性结论,似是而非。但他是知名学者,且所有内容又非个人研究成果,甚至是庞大团队的成就。我只能叹息自己不懂大局,不明大义,终是盛世之一螻蛄而已。

正自惶惑呢,又看到著名作家曾纪鑫再版了《千古大变局》。顿时心生想法,一是从自身经验想,百年大变局,尚听得云里雾里,这千古大变局,还能读得明白么?二是从作者角度想,别个学者讲百年大变局都不甚了了,你把千古大变局能写深说透啊?再则,我从小学写作文,老师就讲,作文要小题大做,题目要小,才能把文章写深写透;题目大了,就容易肤浅空泛。就如做学问,陈寅恪讲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要讲一天,这才是学问。千古大变局,这是多大的题目啊!但我对曾纪鑫是钦佩的,不该犹疑,早年就拜读过他的《千秋家国梦》(推动历史的转盘)等大作,感服他的学识文采,视其著作作为心中的经典。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的,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小姑娘,而《千古大变局》会任意打扮这个“小姑娘”么?

拿到《千古大变局》(精装典藏版)时,我已退休又患沉疴。读书如吃饭,我已不能狼吞虎咽,何况精品美饌,更该细嚼慢咽,好生品尝。半个来月,边读边思,亦惊亦叹。拜读两遍,掩卷拍案道:“《千古大变局》,三昧文史思。”

在书中,曾纪鑫将文学、历史、思想诸领域的素养才华综合运用,打了一套“组合迷踪拳”,也可以说是把这三个领域的“宝藏”熔于一炉,炼出合金。十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走向的人物,我在各种文化艺术载体上,从小到老,听闻见识,多是脸谱化、概念化、标签化、立场化、类型化的。而在这本书中,作者却让他们复活了。他们的人

囚笼无疑。

朱湘山一向偏爱文人浪漫的爱情故事。只要笔涉爱情,便激情难抑,苦索妙文,多引名诗,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微烛》所收写陆游与唐婉爱情的《梦回沈园》一文,即可视为朱湘山爱情颂歌的佳例。陆唐恋与《牡丹亭》中的柳(梦梅)杜(丽娘)恋、《红楼梦》中的宝(贾宝玉)黛(林黛玉)恋如出一辙,悲剧的成因毫无二致。虚实相生,现实与艺术互为印证,千重哀怨万端愁绪也数落不尽礼教灭绝人性的罪恶。这当然不是朱湘山关注的重心所在,他特别在意的是陆游与唐婉之间至死不渝的恋情。他没有全文引出陆游和唐婉的那两阙道不尽怨情悔意的传世名篇《钗头凤》,但这怨情悔意自始至终支配着他运笔,流溢在《梦回沈园》的字里行间。时光在苒,岁月无情,却无法抹去陆游对唐婉无尽的感伤思念。朱湘山接连引出陆游在67岁、75岁、81岁、82岁时写下的四首绝句,以证实陆游当年哀叹“错错错”“莫莫莫”深入骨髓的无比真切的情感悔意。“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82岁饱经沧桑的孤鹤归来,昔日充满生机的亭院欢情不再,闲坊颓墙,青苔如墨,满目苍凉,唯有暗自泣血心伤。文章的收束处仍然是情种朱湘山自己的人生认知:“前尘已然如梦,今生何必伤怀,感慨沧桑事,是为了借取眼前人,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想要的,恰好在身边。”这身边人,无须推测,就是他忠实的人生伴侣、随游在侧的爱妻。“世情薄,人情恶”的社会根源,顿时失去了踪迹。

写苏轼离别流放地儋州的《沧海归来》,被朱湘山用作集名,可见此文在作者的心目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此文以苏诗(词)为引线行文,在反顾苏轼坎坷险峻的出途的同时,不忘辟出专节一往情深地书写曾经抚慰过身临逆境苏轼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由此文的行文方式可以看出,文人的诗写在朱湘山的这类游记中堪当大任,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当数写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

《浊酒一杯家万里》,与其说是一篇漂亮的游记,不如说是一篇诠释范仲淹名扬千古的《岳阳楼记》的十分生动的赏析文。在朱湘山的笔下,范仲淹应因同受庆历新政牵连而“谪守巴陵郡”的同年好友滕子京约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岳阳楼记》的,“超越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朱湘山的理解是到位的。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仅凭超凡的想象力就能妙语连珠地把岳阳楼写得形神兼备,这不仅得益于他与生俱来的超拔的才力,而且更得益于已近耳顺之年的他对于自己颠簸起伏的人生遭际锥心刺骨的体验。范仲淹写出了王国维推许的“有我之境”,我以物显,物以我著,物我融通,浑然一体。范仲淹曾“居庙堂之高”,也曾“处江湖之远”。这里的“江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侠客隐士的居所的喻体,而是被贬谪官员屈身低就的地方的隐喻。范仲淹做过朝廷宰相,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倡言改革,力促宋仁宗推出庆历新政;也做过“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鄜延路方面的军机事务”,消弭了西北边塞的战火硝烟。范仲淹禀赋优良,生性耿直,仗义执言,几度因冒犯皇室重臣获罪被贬。范仲淹谪居邓州,感怀自己为官如洞庭阴晴轮转升降起落,对“迁客骚人”随“物”移易的喜悲感同身受,因而能声情并茂地写出他们实则是自己的“览物之情”。然而,他并未就此住手,进而抒情言志,表达了超越物喜己悲而进退皆忧的理想情怀。一篇邓州行的游记,就这样与《岳阳楼记》结缘而成为非同寻常的佳构。

朱湘山的创作正在兴头上,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就。

生历程、喜怒哀乐、胜败沉浮,对历史及后世的影响,书中娓娓道来,读者恍如与之同行,共同体验,穿越共鸣。我们不只走近他们身边,还走进他们的生活,更走进他们的内心灵魂。他们的遭际,也影响了读者的情感、思想和心灵。

文学即人学。作者以他文化历史散文的特色笔力,使其不仅有小说刻画人物的效果,又因其非虚构叙事,而更有真实震撼的魅力。

我不是历史老人,也不是历史学者,不能判断作者是否任意或刻意地“打扮”。但是,我看到书中依靠各时期、各方面、各类型的史料及考古发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预设立场,不先置观点,客观、平和、公允。叙伟杰而不为尊者讳,写枭雄而不为涂其污。度时度境,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可解可信。

我没资格说作者还原了这些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给历史准确定位。但我确实感到这样的讲述、判断、评议,符合历史和人性的逻辑。我幻想如果这些历史人物在天之灵读了这本书,也会视作者为知音,感念他真实、准确、深刻的理解与评说。

欣赏文学之美,见识史学之真,可谓两全其美。而《千古大变局》最根本、最核心、最具价值意义的,是建立在二者之上的思想价值。其对历史变革、社会进步等根本要素的思考,对人类文明进步标志的判断,不是启蒙,却超越了启蒙。历史是面镜子,更如一面风月宝鉴,善恶美丑,是非得失,鉴照你我,也鉴照古今。历史螺旋式前进,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本书也证明哲人此言不虚。

《千古大变局》文、史、思三宗融会,俱臻高境。当我辈身处所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幸有此书问世。其文史思三昧真火,可以炼我脑力,开我智慧。两岸猿声啼不住,百年变局千年中。说大变局,百年也罢,千古也好,总是要真的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思考而呐喊。写好大变局,不仅要有大学问、真思想,更要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和人文精神。这几方面,本书作者可谓得而兼备!

周凌云